

▲美國婦人戰時之偉業

美國婦人富有活潑有爲之性質。迥非他國女子所能及。此固世人所熟知者。然抑知其氣象之發輝騰達。實自南北戰爭之時而已然乎。當是時也。彼等豈徒空言曰表同情於軍隊而已。彼等蓋以爲彼男子既能躬攜鋒鏑。勇往無前。甘以一死報國恩。則凡彼出征者。家族之宜援恤。兵士之宜慰藉。病兵傷兵之宜看護。與夫募集爲此等事業所必需之金錢物品。凡斯諸業。舍女子其誰任之。故戰雲甫起。而所謂愛國婦人會者。遂翕然興起。無市無野。設立殆遍。曾幾何時。而會所瞬逾二萬。會員之數。竟達二百四十萬。略舉彼等所建設之事業。曰設病院也。曰派遣看護婦也。曰設無料旅館也。此已足令人肅然起敬矣。而孰知尚有一事。爲吾人所當驚歎不置者。彼等於戰爭中能絲毫不倚賴男子。而立即能集一億八千萬元之軍費。是也。夫彼等以盈盈弱質。奔走硝烟彈雨間。使出征軍人有如獲百萬援兵之想焉。試問彼等果由何道而苦心孤詣。終底於成。竟能集如許之鉅額乎。是不可以不知也。

第一募集方法。方南北戰爭起時。其最初一年間。各地婦人會咸獨立。各不相屬。故其募集方法亦因之而千差萬別。勢使然也。厥後漸悟分立之非計。至翌年遂組織戰時衛生總會。作爲婦人會之總機關。及此會組織漸臻美備。愈得政府之信任。畀以種種特權。各地婦人會皆與之通氣脉。爲其支部。於是募集之法漸趨統一。總會乃定一募集標準。使各婦人會分擔金額。令每月各寄贈現金六十元。或與以相當之物品。雖以各地方貧富差殊。間有超過原定金額者。亦有稍形不足者。然就其總數而言。則固已有盈無絀。其施行此標準。直至戰爭終局無少變。

讀者亦知各婦人會會員之會費。果何自而來乎。蓋彼等檢搜櫃篋間。如臥枕襯衣洋襪等。凡非直接需用之品。悉概助之。以充會費。不啻唯是。卽其家中日常飲食用費。且大加撙節。一切奢侈食品。皆屏而不用。下至乳油鷄卵。亦定限制。此外罐頭菓子等。食物無不廢止之。而以剩餘之金。應給會費。且一切婦人。不論是有無婦人會籍。咸以自製之襯衣。及其他各物。捐贈於婦人會。絡繹不絕。且銷售此等材料之市肆。每坐爲之滿。尙有其他各物。寄贈與各兵士者。不知凡幾。統其所製之數。無慮數千萬個。凡屬婦人社會。無分老幼少長。咸能不辭勞瘁。爭自竭其力。而一貢於軍人。以爲榮云。

第二之募集方法。各婦人會。又以種種名目。開簡易之宴會。所謂紅楓會。牡蠣會等。均盛行一時。而尤以音樂會爲最獲良果。其在維斯康舜。距鐵路十八哩餘。其農家婦女。結隊成羣。跋涉附近二三十哩之地。行乞小麥。送之芝加哥。市售以善價。而以所得千餘元。立捐於戰時衛生總會焉。有馬塞周塞特州細亞薄爾女子懲治監獄監督者。維廉細莊遜夫人。凡三巡州內各町村。熱血潮湧。大事遊說。就中兩次。乃鼓勵州內各婦人等。使應軍費之募集。其一次則係苦勸彼等。出品於沒士頓所開戰時慈善市也。

第三之募集方法。自各處戰爭愈形激烈。而衛生總會所設立諸病院。皆有左支右绌。岌岌不能保持之勢。其困難之狀。非筆墨所能罄述。各婦人會。以欲扶此危局。乃急草請願書。星夜印刷。散布於西北諸州各教會之牧師等。不問其屬於何等之教派書中之旨。蓋言乞彼等將第一月第三日曜日一日之教會入款。節以相助。云書至大受歡迎。甚至舊教之教師。亦欣然允陸續寄金焉。當時西北諸州人口較今日爲稀。且卜居斯土者。多貧窶之夫。安有如今日之殷富者。然所集捐款。固已逾十萬元以上。

矣。其後復爲臨時募集。草懇願書。如前廣登告白於西北諸州各新聞紙。乞住居諸州內之老幼男女。以及各商店各製造場各公司。以一日所得之薪俸工金。與夫工商業之利益。推愛相助。於是各業之人咸爭先恐後踴躍應募。曾幾何時而所得之款又達二十萬元以上矣。

第四之募集方法。厥後逾數月。烽烟愈益擾攘。總會之開支益鉅。若依從來之方法。則殘局必不能支。雖當時各婦人會員等晝夜奔走從事募集。而杯水車薪。何濟於事。且因北軍大募士兵行向西南進軍。故該總會之任務亦不謀而爲之擴張。於是婦人等以非常之英斷。開設自古未聞之大慈善市。例如萬國賽會
圖巧會等。終成莫大之功焉。其最初開慈善市者爲芝加哥之婦人會。自始迄終胥由女子團體經營之。未嘗假男子些少之力也。

當此大慈善會之開。其最與有力者。彼有名之黎巴茂女史也。業竟之日。女史過自謙抑。唯歸其功於天佑。且宣言於衆曰。「我等最初之預算。以爲此慈善市可集五萬元之金額。遂公然發表預算書。然查自來開慈善市。雖在熟練實務之人。未聞有獲七萬元以上之利益者。今以妙手空空不諳世故之婦人。顧冀欲收五萬元之鉅額。豈非畫餅充饑之類耶。故開辦之初。聞之者莫不掉頭冷笑。若詫我等之不知自量者。然我等雖遭此冷遇。而目的既定。百折不回。任事之熱誠。愈激而愈奮。中心之希望。轉以益摯。竊冀得十萬元以上之金額焉。夫吾等之所望若此。而世間之相待。若彼於斯時也。宜如何爲萬全無缺之準備。非惟用以恢復世人之任用。且欲使諸上流人士。如議員。軍人。郵局長。宗教家等。咸感服我等設施之完備。而起其贊助之念。此固我等所自信必達之目的也。果也。某日我婦人會關於經營斯業。而發送之郵政物。充滿容量三石五斗之大箱。於是彼等初時最冷

笑之男子。竟爲我等之狂熱所感染。如夢方覺。一時寄贈品堆積如山。諸君試思彼等豈無故而爲是擾擾哉。母亦曰欲藉以贖前日冷淡之罪耳。

原此慈善市之陳列場凡六大室。故一切捐助品亦別爲六種分室而陳列之。第一區陳列器械類。第二區陳列珍奇古董品。第三區陳列所捕獲之敵軍軍旗類。第四區陳列其他戰利器品。第五區陳列繪畫雕刻美術品。第六區陳列各地寄贈之雜貨。此外復陳有大統領林肯解放南北奴隸四百萬人之奴隸解放令草稿。蓋林氏親自捐助者也。故立得六千元之高價焉。會場最大室前設有家畜市場。競賣之聲至爲喧雜。此等家畜即各地所捐助之馬牛山羊乳牛等類也。

芝加哥市民每逢慶喜之日。輒喜排隊巡行市中。蓋慣例也。故當此慈善市開業之日。市中通行之隊伍人數之衆。延長至三哩餘。且以市長之訓令。凡各商店工業場學校咸令臨時休業。以表祝意。時方十月天朗氣清。暖風拂衣。觀者如堵。而是日市民隊奏嘹亮之軍樂。與其整步通衢之盛況。殊令人一見而不能忘者也。計此市場自開場日始。凡十四日而停歇。所售金額計二十萬元。實已達我等初意所欲得之一二倍矣。語云皇天不負好心人。信然信然。

芝加哥婦人會既示例於先。於是所謂慈善市者如流行病之流行殆遍全國。此慈善市方停止。而新四郡底之慈善市又開矣。其所得總額爲五萬元。次爲波士頓所售金額得七十萬元。次爲當時之繁榮之都會特猶秘克售額得十二萬元。如是由甲而乙由乙而丙相踵而開慈善市者不可以數計。如紐約市所開之慈善市彷彿大博覽會所售總額幾至二百萬元。其稍缺之數由豪商等補足之。故總會所收實二百萬元也。其爲時最晚而售額又最高者爲費府之慈善市。其所得蓋達三

百萬元以上云。斐勞博士評當時之慈善市云。「世界各國女子之抱負不凡。而能坐言起行者其有如美國婦人者乎。今茲之大計畫。非美國婦人發願爲之者。吾恐世界上不能見如是之大慈善市也。尤可感者。卽其爲此大計畫。自最初之設計。至最終之結算。凡事不論鉅細。皆由女子之毅力斷然行之。未聞有仰助於男子者。其勇猛精神之概。不亦重可敬哉。此其故無他。蓋以彼等所經營者。實於男子平時所自矜爲特長之辦事手段。靡所不具耳。」

噫。美國婦人之偉蹟。真不可及哉。彼若里米戰爭之起。距南北戰爭前後六年耳。顧英兵二萬四千人中。僅九閱月以看護之。不完全與食物之粗惡而死亡者。竟達一萬八千人。其淒慘爲何如。獨南北戰爭。乃賴女子起而保全無數軍人之生命。雖曰由其德義之厚。與愛國心之強。足以移人。然亦良以有明敏果斷之才。而後克收如是之良果也。

● 北使佳話（續二）

▲ 黎公衡

出珠峯傳述篇

公乃有陳國威下路上福橋洞人。

今常信上福平
陵總橋洞社。

公元姓裴。家貧好讀書。日樵于野。輒挾書登榕樹盤柯

攀枝朗誦。讀既熟。從樹上跳下。收拾枯柴落葉。束負而歸。未嘗與羣兒嬉戲。陳末登進士科。未幾明人南來。公便晦迹村藪。及藍山兵起。始應義旗。太祖順天元年戊申。明安遠侯柳昇兵敗。總兵成山侯王通。工部尚書黃福率城守將吏北歸。我國奉表求封。明人故違其請。僅授權署安南國事。使命往來。多方齷齪。如黎少穎者。不一其人。故奉使中朝。必極一時之選。太宗紹平間。特命公充歲貢部使。至燕京。明館伴官邀公登危樓。閱佛經。隨去其梯。不通飲食。樓上奉佛像一尊。炷香一爐。旁有清

水一埕。雨袖兩把。公料不虛設。拍破觀之。則麵糕所塑也。因餐糕啜水。靜坐觀心。時把兩袖睇認。蓋有三體機樣之巧。應之於手。而得之於心。糕水既盡。遂倣虞舜下廩故事。雙手握袖。從樓頭翩然而下。明人奇之。登樓問佛像所在。公指心曰。心卽佛。佛卽心。明人大加歎獎。厚賜遺歸。仍封帝爲安南國王。賜之金印。黎朝冊封大典始于此。公以功賜國姓。仕至工部侍郎侯爵。公事之暇。常以燕臺袖制傳授都官三舍。邵陽、武陵、香佳五社民。依樣製造。咸精其能。我國傘蓋兩袖之制。皆自此始。公卒贈工部尚書。太保郡公爵。五社袖工。追想遺澤。尊公爲本藝先師。歲時享祀。卽公故宅構草亭行禮。循習爲常。景興元年庚申。登秩百神諸臣。以公有功於民。未登祀典。具事上聞。七年丙寅。奉旨褒公爲中等福神。著入祀典。再奉准五社雨袖藝工爲雨袖總隸工番官。應行官役。間有外人學習袖藝。一切驅回本總。均受官役。不得私造買賣。永爲恆式。後民於邵陽社上村立祠祀之。

按本藝尙書黎公製造之於先。再承司徒蔡公成就之於後。功存於國。德及於民。可謂偉矣。

◎武喧

公慕澤人。少有大志。長精于碁。時北使至。亦以善碁自負。求與我國王角勝。期以連輸三局。必動兵端。我國志在屈他。密求能者自助。時臣以其名應。卽召試之。的係高手。因用計瞞過他。約至日中。於丹墀對局。各留一把袖一小的。餘必屏去。北使依允。我已於袖中微穿一小孔。可通日影。喧把之侍傍。每有勝勢。輒以隙影引碁子。國王以此累勝。北使不覺嘆服。事竣。國王重其能。號曰鬪碁狀元。甚見寵幸。喧自此得名人。無敢與對手者。諺言黃梅酒。慕澤碁。正謂此也。

◎阮代乏

陳仁宗重興七年。元遣使誘帝入觀。明年阮代乏奉命使元。以國王現居喪爲辭。時陳益稷挈家降元。元封爲安南國王。重興二年。元復遣兵來侵。假送益稷還國爲王。及元兵敗。稷隨北歸居鄂州。元遙授爲湖廣省行省平章事。及代乏至鄂。見益稷與諸平章在坐。代乏獨不禮焉。稷曰。汝毋乃昭道王家書兒乎。代乏曰。世異事遷。代乏素爲昭道王家書兒。今爲使者。亦如平章初爲帝子。今反爲降虜人也。稷有慚色。自是凡有貢使至。稷不復至焉。

★阮宗室

公御天縣福溪人。今先興興仁試第黃甲。工於詩。兩欽使命多所題詠。北人稱賞曰。彼國唯有一人知詩。故頻奉使耳。公答曰。我國以使事遠行。朝臣多不欲往。每到使課考第羣臣殿者當之。我兩番攷第皆殿。故頻奉使也。北人嘉其善於辭命。公學問優長。富於文章。景興辛酉奉使于清。以詩名鳴于中國。所著有使華叢詠行於世。

△范師孟

公峽山敬主人。未第時。開學場于峽山社。時稱峽石先生。公奉使元辦疆事。元人以其名師孟。問孟子篇義。公乃暗寫孟子七篇。不遺一字。爲答元人服其師孟。

●阮賢

公山南天長上元陽阿社人。於陳天應政平六年試中狀元。時年僅十二。當時有北使至。遞上五言詩一絕云。兩日平頭日。四山顛倒山。二王爭一國。四口縱橫間。索朝臣折字。朝臣均不能辨爲何字。

帝夢上賢之才。可能醫國。遣使訪之。使者見公於途。知其非常。問之。公不應。使者顧他童曰。『字羅
猝。拮扛頭。猝子羅。琨。琨埃琨尼。』蓋用暗語對試公也。公卽應聲曰。『于羅蒸。補昂陵。猝丁羅孩。孩而
孩意。』使者知其爲公。尾公入家。見公入爨。使者曰。『吾聞君子遠庖廚。何須媚竈。』公答曰。『我本相
公居鼎鼐。可暫調羹。』使者驚服。乃拜請回京。公曰。『豈特狀臣未知禮。君亦未知禮。不就。使者回奏。
上命備禮聘之。公至京。上出北使詩示之。公立答曰。此「田」字也。北使驚服。上拜公爲金紫榮祿大
夫。未幾。北朝又送「青翠」二字。上以示公。公曰。十二月出卒。蓋北朝欲求援於塞上也。十二月。上遣
兵出塞。賊退。北朝封爲安南國王。上以狀元有規畫功。加工部尙書職。

●郭有嚴

公青闢福溪社人。中黎聖宗光順丙戌科進士。壬戌冬奉充正使如明。諭賜冠服。明帝見其文稱爲
三代人才。厚加賞賜。給馬船回國。

●陳驥一名良年。字修溪。

公常信府上福縣平望村人。生於洪德庚寅元年。學問該博。又精軒岐之術。洪德乙卯冬。隨差北使
調護。與同縣橘洞人黎公衡同行。黎公述得兩幅的楷樣。公一照。畫漆得其大略。歸來遺却塗土。故
畫未成。隨南旋。景統辛酉科鄉試。壬戌科會試。一舉進士。景統乙丑欽命副北使。再探畫圖之模樣。
詳查塑繪之指。歸學成。畫漆藝。回鞭之後。仍以畫漆藝授人。達其門者。均得成其業。名畫傳揚。遂爲
世珍。後仕至京北憲察使。庚子年終。一說死節。壽七十一歲。

▲文苑

(續三) 何芳澤遺草

●卽景

雲根斷復連。入夜更悠然。鄉夢能超海。風帆欲上天。涼回新雨後。思入曉燈前。波浪闊。風動魚龍想不眠。

★花朝

鶯花十道錦城春。每到花朝一度新。海上錯疑身是蝶。夢中無數看花人。

▲卽事

連日風浪甚劇

連山送波濤。落日起風雨。蜚廉既勵威。陽侯亦逞武。當風舟何苦。噴浪風何怒。或如猪牛聲。或如鯨鯢吐。性命此相關。狂吹漠不顧。安得蓋世才。屹立擎天柱。魚鮫呼朋來。巨眼狀可怖。突兀傍伺人。石礁不知數。黑氣漫太空。燈光亂如舞。舟子呼相急。行人坐不住。往來尋罅隙。日月汲水戽。維床怕傾欹。撤帆亟綻補。天海何高深。媚

神爭叩首。嗟我亦如人。何能了無懼。洋島自風波。化工絕好惡。安知臨履中。不是生全路。水師太艱勞。吾生已多厚。天道本好生。鬼神互昭布。

●江流波津次放歌

宇宙無窮欲問何。從天高地迥。月白江空。少年我未肆遊歷。塵埃冉冉裘蒙茸。天假孤槎泛斗牛。桑蓬底用嗟飄蓬。向岷崙。往西竺。逾盆素閣千萬峯。烟波渺渺不可卽。徘徊靈氣有無中。美人佇不來。仙人幾時逢。但見白人與烏鬼。悠然感鄭和史弼之遺蹤。元史弼三下西海。浮雲靜盡海無風。日月明耀西復東。奇遊當有奇遭遇。明河可望豈難通。洋靈接兮驂虬龍。駕鸞鶴兮訪芳蓬。安能空去忙裡老。歸來鬚鬢便成翁。

▲燕

答潘台原作

天邊憐爾受風斜。曾記昔時王謝家。偶爲東君吹到此。烏衣仍是舊生涯。

★ 抵港

吧國人。明萬歷爲和人所併。○港口訊察頗嚴。
不似新嘉波。浦市人貨繁盛。車馬喧嘩。殆過於
新嘉波。但熱瘴頗盛。又

江水渾濁爲可厭耳。

有誰知我我爲誰。顧影茫然不可知。雲水行踪。
休見問海翁已息海鷗疑。

滿眼車塵緩步遊。自吟自笑自夷猶。殊方已幸。
無相識。還恐江山認故侯。

◎記景二律

岸浮樹色依山遠。港引江流到海斜。綺陌有樓
皆傍水。雪衣無壻不升車。層樓砲響通連艦。夾
鏡燈光照萬家。自是仲宣遊戲淺。雖然吾土亦
繁花。

繁花

◎清明

忽然雨又忽然晴。烟瘴多從暑雨生。車馬相邀
皆問貨。草花太半不知名。避囂時逐雲來往濯
熱。誰分水濁清。有客北來紛鼓吹。越吟翻自笑
多情。

燕子飛飛自有情。天涯初雨度清明。已拚往事
推酣醉。惱殺閒花落地聲。
天海茫茫客思薰。清明無那雨紛紛。山烟一片
風飛起。半入紅雲半白雲。

◎番婦

洋俗貴婦人。其夫掖之共車出遊。或遊人家。主人甚禮重之。

珠鬟金晴玉作釵。雪衣夫婿掖同車。憐嬌自是
情鍾甚。重利輕離視爾何。

△洋戲

洋音演北曲。腔調
服裝一樣無別。

樹能蔭路抵無名川。解纏污却不清莫怪吧中
風景別。塵途不合太分明。

▲春晚

相親獨有飛來燕。異地炎涼更若何。細雨東風
寒氣近。晴川芳草夕陽多。無錢難望揚州鶴。有
路還須織女車。偶爲惜春凝一夢。尋源泛泛認
飛花。

△裸興

吧陵城市千年國。清客園庭十萬家。魚鳥相忘成樂土。江山信美悵孤槎。丁香花早南風急。水鏡臺高北斗斜。烟雨獨憐溪上燕。晚春何事滯天涯。

樂利曾聞非昔比。繁花仍見有誰同。琉璃窗納千山月。金翠車馳九陌風。炎暑不來花石裡。春光長在管絃中。雲遊不恥貂裘敝。天道還看嗇有豐。

天涯

◎月夜觀妓

夜永春深感鬢華。不妨乘月聽番歌。吾心無妓伊誰信。欲把前因問素娥。

他鄉風雨暗魂消。久住還驚港陌鳶。避暑烏歸芳草浦。惜春人上夕陽橋。詩邀高客何妨戲筆贈番姬也。自嘲斟酌濁流殊不惡。一腔磊塊幾多銷。

繁花此地最紛忙。風物何堪問異邦。九陌車聲喧。半夜千家水竇淮。前江自來自去鳥啼樹乍雨乍晴人倚窗。對客自慚非識貨。彊携素手學番腔。

異鄉風景夜淒其。鏡裡偏驚面目癡。羌管吹殘孤月曉。客裘敝盡暮春時。有無宇宙關身事。多少江湖入夢思。但得生機回草木。晚芳更好莫嫌遲。

海月散春陰。天風吹我襟。穩睡邀清福。高歌擊壯音。鈞韶雲際夢。松柏歲寒心。今後吾何以。回通舸艤。

西瀛波浪與天齊。南極星辰向海低。水鏡臺前通舸艤。玻璃店外湊輪蹄。囊空一仁遊人笑。春如泥。

盡翻驚旅鳥啼縱有千金非易貿。典裘不惜醉如泥。

★鳳山館美人蕉

幽徑尋芳道院清。翠羅深處美人迎。紅粧微露。

(文苑) 夢洋詩集

廿四

更無語。綠扇半開非有情。絕域風塵憐爾爾。暮春烟雨惱卿卿。擬將彩筆題花葉。惆悵懷人曲未成。

◎謁明誠書院有感

院奉紫陽朱先生

怪底明誠院。落在吧陵埠。何人經始自何年。零落觀音禪院後。空庭墜瓦半蒼苔。蔓草侵牆餘宿雨。寺僧指點過溪橋。披徑擔香春照午。金狄尙知尊先生。閩人胡爲滯斯土。可憐理學委荆蓁。十萬人烟誰是主。白鹿傳書不復聞。車馬塵中烟瘴路。茫茫宇宙思匍窮。世運人心一搖首。矧知天悠哉寸心自千古。

△和洋白竹桃答潘台作

瑤臺曾是托根同。不向人間覩艷紅。偶伴風雲移到海。化龍作浪也相從。

◎送春

去矣酒相送。暗然花亂飛。春風爲底急。不待我同歸。

▲南風
南風如許急。而我尙淹留。感我雙蓬鬢。驕人一敝裘。已違漁父問。翻擬海翁遊。縹渺將何似。雲

峯入夏浮

★風花詞

答潘台作

一夜東風不自持。留春無計任狂吹。香魂竟得風吹醒。依舊瓊林玉一枝。

◎春惜花

一別芳枝竟隔年。殘香漠漠最堪憐。莫將泥汚傷春色。飄向武陵烟水邊。

◎花惜春

催艷全憑著意吹。忍聞春去重淒其。芳心自逐芳時恨。不向東風怨別離。

○又詠白竹桃花

瓊圃移來不記秋。紅塵世界任悠悠。美人高士天相配。素影清香月共浮。可是繁花存淡泊。未應學道不風流。天涯對爾添惆悵。雪片紛紛欲上頭。